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二

邵陽魏源撰

邶鄘衛荅問

問邶鄘以兩柏舟爲首似皆西周之詩彼共伯固在武公卽位以前而邶柏舟則魯詩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言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說者謂衛無二宣姜

安有烝淫之人冒守志之節。且劉向作說苑又云小人成

羣亦足愠也。

又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則向已

自變其說。集傳亦知其不合。故但據爲婦人之詩。而疑爲莊姜。及其注孟子憂心悄悄。則亦用小序仁人不遇之說。而謂魯詩可據者何。曰欲以是申毛詩則可以。是誣魯詩則不可。御覽引列女傳本作衛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而劉向以衛寡夫人列于貞順傳。以衛宣公姜列于孽嬖傳。薰蕕初不同器。正猶釋文引說卦寡髮作宜髮同一亥豕之譌。遂易貞淫之位。舛莫甚焉。集傳釋羣小爲眾妾。自據莊姜爲詞。若衛寡夫人夫死

守志何眾妾之足愠。故列女傳明謂衛君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不可選用。正是小人成羣之旨。何自變其說之有。兄弟不據。往愬逢怒。明指愬齊之事。若寮友既非同志。烏用往愬取辱。且仁人君子。遭時不遇。主文譎諫。冀幸君之一寤。俗之一改。心惻王明。蹇蹇匪躬。庶幾小雅憂時念亂之誼。而徒一身閔侮。標辟悲吟。無一言及于君國乎。武進莊氏

存與論柏舟力駁朱子詩序辨說之失。殊不知賈生之痛哭異于楊惲之怨望。柳下之厄窮不憫遺佚。不怨正所以爲直道三黜也。莊氏舍本詩而橫發議論。烏足申序說乎。道不行則去。進退綽如。曷爲不能奮飛乎。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爲莊姜日月所本。非閨媛之篇詠乎。王符潛夫論。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匪石

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甯父兄

蓋柏舟

至堅泛水不腐故兩貞女詩皆取爲喻豈徒歎其不遇而已乎毛特因孟子引憂心悄悄以比孔子遂用其斷章而序爲仁人不遇猶之說六書者有本義有引申段借之義豈得以引申段借之義爲本義乎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示未成婦也衛寡夫人違禮自用而取冠變風者何曰此尤詩禮相

成之大義。不明于後世者也。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婦禮。士昏當婦至之夕。質明奠筭。卽成婦禮。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非爲舅姑存者言也。且言示未成子婦。非未成夫婦也。未成之詞。繫之妻且不可。况繫之夫。喪夫三年。喪妻期。尊卑不倫。而以夫之死等于女之死乎。古男女之議昏晚。聘取同時。故未取而死之事。不恆見。郭茂倩樂府引琴操云。雉朝飛者。衛文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與此略相類。可見未昏守志事古非無之。而白虎通曰。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者何。國君無再娶之義也。而謂國君先死。夫人必當再嫁乎。先王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賢者之用情恆

過厚行過恭喪過哀故夫死守志之文聖人不明著之禮以全天下之中人而存其詩以立天下之頑懦詩者所以極人情非所以立通制也大杖有逃走之義而衛風美伋壽爭死國君有死社稷之義而風雅稱太王去幽嫁娶無自親之文而載馳見許于孟子既葬有可除之喪而匪石遂矢乎邨人婦人迎送不出門而燕燕遠送于野皆非禮之所崇亦非禮之所禁也禮之所禁必其有弊而易借如柳下嫗不逮門之女而魯男子不可是也男女生人之大欲豈慮天下未昏之女子咸矢柏舟之操哉卽有之亦何弊天下哉詩亡然後春秋作宋伯姬傳至姆未至逮火而

死可謂女而不婦。而春秋再三褒之。此豈有禮可繩哉。以此坊民。民猶有從一不終者。

曰。鄘柏舟。毛敘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自誓之詞。而史記衛世家則謂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墓道。

也。而古今人表沿其誤。亦列衛共伯釐公子于下下。而衛武公僅居中下。果何所本歟。且內則髦者。子事父母之飾。旣夕禮有殯而脫髦之文。父喪脫左。母喪脫右。何爲旣葬尙有兩髦之稱。衛武公在位五十三年。其卽位年已四十餘。共伯若非蚤死。則嗣立時年必長于武公。安有少艾可

改適之婦。則知是詩作于其世子死。武公嗣爲世子之時。而史記顧云云者。何曰。韓詩以抑詩爲武公九十自儆賓筵爲武公飲酒悔過。攷魯韓詩從無不同。詳四家異同篇必不以衛武爲篡逆。故史遷此說。不見于新序列女傳。索隱亦云。武公叡聖之德。季札所美。詩人所歌。必無弑兄之事。其伯蚤卒。不云被殺。史公采礫說而爲此耳。明非魯詩說也。然索隱泥續序蚤死之言。而謂其伯當先卒于釐公之世。考其姜齊武公女。而衛釐公卒于齊武公之後。齊武公卒于宣王十五年。衛釐卒于宣王十五年。今詩中惟稱母只明姜父武公已卒。即使衛釐公晚年。而其伯長于衛武。其年亦必四十內外。此其伯

不蚤死之徵。髦雖脫于喪次。何妨稱于甫葬之初。其姜年
尙可醺。安知非貴弟繼室。且其伯諡同申生。明是滅性毀
傷。殉親自殺。故武公哀而諡之。而史遷傳聞失實。誤以殉
親爲被弑耳。不然。稱攻何必墓上。自殺何必羨道。諡何以
稱其伯。詩何以再稱兩髦。豈非詩人不徒美其姜之義。抑
亦重其伯之孝乎。史與小序得失各半。以此柏舟證彼柏
舟。一則貞淫易位。一則孝友蒙惡。益見古義之湮淪。論世
之不易焉。

右兩柏舟

問王氏夫之謂齊相競。鄭相狎。衛相棄。而君臣朋友夫婦

之倫大數然尤莫甚于相棄相棄由于相挾衛之婦人上
自宮闈下汙圭竇賢者妒者奔者無之而不挾容色之飾
族姓之榮嫺亞之勢魚焚之資有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
之遷食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于婦人而一相齟
齬厯言申說以相詰是則碩人之挾富豔幾同于氓與谷
風其說奈何曰是誤于毛詩閔其不荅之說而毛詩又誤
會于左傳也左氏傳衛莊公取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而列女傳則曰莊姜齊女爲衛莊公夫
人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情淫佚冶容傳母諭之云子之家
世尊榮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

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褰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
碩人之詩。砥礪女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
尤不可有邪僻之行。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未
然也。又楚莊樊姬傳亦引是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左傳史謂穆姜君必速出。易林綠衣黃
裳。君服不宜此。皆謂夫人女君之明文。
則是作于始至之初。非作于不荅無子之後。故左傳不云
衛人爲之賦碩人。而云衛人所爲賦碩人。則但謂碩人之
詩爲莊姜賦。非必在不荅無子之後也。且地里志舉河水
洋洋。實在邶風。則是始嫁之詩。列于綠衣日月終風之首。
故左傳舉首篇以爲說。非若毛詩分隔邶衛先後不倫。詳

鄭衛義 且不荅無子必在中年伉儷既久之後何全詩但

追述家世媒妁之由儀從之盛皆始嫁時事無一語及其
近事美其德藝乎鄭箋國君夫人嫁則翟衣今衣錦者在
途之服案禮童子之服錦緣錦紳皆朱錦春秋王后在途
稱女則知夫人在途女服而不婦服至翟裼以朝而後乘
翟車以入國更翟衣以見君也故丰篇有衣錦娶衣駕子
與歸之語蓋娶衣禪縠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
猶士昏禮姆加景也娶綱景同音字故又有衣錦尙綱之語但惟夫人得衣錦士則宜純衣纁
紉而加景丰詩蓋借用而鄭箋丰 豈非碩人始至之明徵
詩以錦衣爲庶人始嫁之服誤矣 乎魯詩錄爲莊姜首篇以見婦德聞教之由自毛後碩人

于衛風且謂在不荅無子之後以規誨爲夸侈徒爲綠衣
日月之重儻啟玉臺宮詞之鼻祖不但盡湮先王女師之
制而且容色富貴翻爲挾驕取棄之本以莊姜之賢幾同
氓婦之刺害詞害志矯誣古哲不出于讀詩之人而出于
序詩之人豈但燕燕送歸娣厠諸綠衣日月閒顯然偵舛
已哉

曰左傳復言莊公又取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故序以燕
燕送戴嬀日月追傷不荅終風傷州吁篇次稍差義應無
異而三家不同者何曰毛詩三篇之不可從更甚于碩人

何者。衛世家言莊公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
娣亦幸于莊公。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
爲太子。攷史言又取陳女爲夫人。與左氏言又取合。與綠
衣黃裳之詩合。箋云。喻亂嫡妾之禮。齊桓葵邱五命曰。惟

無以妾爲妾。可見春秋有二嫡之事。

惟

其重取。故有娣姪從之。若如疏以二嫡爲莊姜之媵。並非
再取。則媵安得于異姓。媵安得稱女娣。且史言完母死。與
左氏二嫡厲戴稱諡合。若完母未死。則綠絲正其所治。莊
奚必令嫡夫人子之乎。莊公在時。戴嫡已死。安得莊沒十
六年復有送完母歸陳之事。且完母果新歸于陳州吁尙
不知其讐已而自投死地乎。仲氏任只。猶大明篇之摯仲

氏任自是薛國任姓之女非陳嬀之稱此詩卽出莊姜亦必送子完之婦或係薛女故坊記引詩作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孝也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故能體夫心以孝于寡人春秋葬陳桓公在四月爲今二月葬後而歸爲今三月正春燕辭巢之候故取興燕飛箋訓任爲任卹不與其心塞淵溫惠淑慎文重義複乎其不可從一也毛旣以燕燕作于州吁弑後遂以下篇日月爲追傷不見荅之詩則是十六載未亡人尙追怨先君子無已陳啟源強據胡能有一定一語謂追傷莊公不能定桓公之位無論桓立十六年不爲不定且毛傳訓定爲止並無定位之義而其釋逝不

古處

傳古故也。箋所以接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逝不相好

傳不及我，相好。

甯不

我報

傳盡婦道，而不得報。

與鄭箋釋德音無良

箋無善恩意，之聲于我也。

畜我不

卒

箋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反遇養我不終也。

報我不述

箋不循禮也。

明作于莊公

不荅之初，曷嘗一言及于冢嗣，近于追傷乎？其不可從二

也。至謂終風爲州吁作，而惠然肯來，謂時有順心，夫莊姜

初年卽子完而惡州吁。

左傳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

豈惡之于莊公

尙在之時，而望之于篡弑大逆之後，且以畢生孤危扶植

之嗣子，一旦取諸其懷而殺之，此何等之讐，而反認賊作

子，惓惓顧念，責其言笑之末，冀其子道以來。

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

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使州吁貌爲恭敬，莊姜卽將母子如初乎？且詩何以先言莫往，後言莫來乎？

則是國人皆不君之。而莊姜反欲子之。石碯尙知大義滅親。而莊姜反不知母子義絕。且莊立二十三年。桓立十有六年。此時二嬖固已久卒。即使莊姜尙存。則石碯之使陳人殺州吁。迎立完弟晉于邢也。陳旣完母之黨。姜又邢侯之姨。烏知非姜碯內外合謀以翦仇賊。而謂反如傳箋所云乎其不可從三也。考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爲陸士衡代顧彥先贈婦詩。隆恩亂心曲之所本。選注陸則繁也。陳啟原曰。陸詩正用薛君語。此夫婦之詞。而非母子證一也。願言則嚏。箋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蓋用韓義以易毛訓。此又夫婦之情。而非母子證二也。願言則懷。箋云。懷

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又以韓義易毛訓。此思莊公之詞。不可施于州吁。證三也。苟非韓詩以爲夫婦之詞。箋曷爲易毛傳。噫。貽懷傷之訓。而同長門相思之賦乎。長門賦郭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我朝往而莫來兮。飲食樂而移人。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總之。莊姜詩碩人一終風二綠衣三日月。皆近此詩之旨。四燕燕五毛分碩人于衛。而厠燕燕于綠衣日月之間。以爲送戴嬀。因不得不以日月爲追賦。終風爲州吁。然卽如毛說燕燕亦當在終風之後。考其詞旨之誣。益知篇次之失矣。

曰毛以燕燕送戴嬀。固與左傳史記事實不合。而列女傳衛姑定姜者。定公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取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野。恩愛悲慟。賦詩曰。燕燕于飛。云云。送歸云。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慈姑過而之厚。至鄭注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則云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無禮于定姜。故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則又似韓魯異義。于仲氏任。只當何以通。且變風終于陳靈。而衛獻出亡。在魯襄十四年。左氏尙載定姜責之之語。距陳靈已四十八歲。而錄其詩者何。曰。毛詩以勗寡人。坊

記作以畜寡人與魯詩合則魯義之古明矣祭統曰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魯詩所謂先君者蓋亡公子也婦人稱其夫曰夫君定姜之婦惟能思其夫故能心夫之心以孝于其姑仲氏任只此婦本出薛國任姓薛在衛東南故云遠送于南易林云涕泣長訣我心不悅遠送衛野歸甯無咎此亦以爲公子婦之歸甯也毛詩既厠莊姜詩內以爲送陳嬀因訓任爲任恤又易畜爲易以通之其失已辨于前至坊記鄭注用韓詩說又以末章責獻公者攷左傳定公有疾立子衎爲太子及薨定姜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

必始于未亡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獻公十八年。孫甯作亂。獻公出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此定姜責獻公不能孝于先君。以孝于嫡母之證。詩蓋言仲氏之克盡婦道。以愧獻公之不修子職。魯韓誼正相備也。衛定公薨于晉。厲公四年。獻公出奔。在晉悼公十四年。此蓋獻公初立所作。當爲晉悼主伯時所陳之風。卽如毛序施邱責衛伯。當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數其奪黎氏地之事。亦後陳靈八載。是毛詩序無變風。終于陳靈之

例惟邶鄘衛之風多作于未度河以前。或者莊姜子完被弑後姜送完婦歸薛。曾有是詩而定姜重賦之歟。未可知也。詳義例篇要爲送婦非送娣爲任姓女非媯姓女則可必也。

右莊姜定姜詩

問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毛序以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又義不得而列女傳則云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曰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狄入衛而許不能救衛侯奔走涉河至

楚邱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君子嘉其慈惠而遠識也。攷許穆夫人宣姜所生則懿公之姑何謂懿女女子自擇嫁曷以爲訓而謂嘉其慈惠遠識者何曰許穆夫人實懿公女非宣姜所生別詳于後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取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常謂貞變謂權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故得爲賢詩云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則是詩孟子許之矣首章箋謂衛大夫跋涉來告難勝于集傳指許大夫之說夫人義不得歸唁許大夫自當阻諸朝豈俟其行已遠始跋涉追至平次章言懿公議昏時旣不嘉許我言

以致今日喪亡不能濟河而反國在當日固視我謀之不
臧矣由今觀之我思慮豈不遠且深乎夫人在父母家見
衛不競已抱漆室之憂不恤周嫠之緯迨國君淪喪痛不
戴天成言不幸驗于前同仇遂思賦于後此春秋臣子所
難能故孟子謂其行中孝慮中聖若毛詩改視我不臧作
視爾不臧以斥詩人之止言母乃言不止于禮義乎夫人
又言士各有志女各有行乃許人以無知不量力咸見謂
我童穉而狂狷豈如傳箋以穉狂斥許人言又不止于禮
義乎鄭箋以歸唁衛侯爲戴公然狄以閔二年冬入衛宋
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甫一月卒安有芑野之麥采邱之

蘇其作于次年文公初立楚邱未成之時乎所欲控之大
邦蓋齊也誰因誰極蓋欲因齊子也時齊子亦衛女文公
又久處于齊能定衛者舍齊桓奚屬傳言許穆夫人賦載
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遺夫人以魚軒實在次年
之夏六月而公子無虧亦衛出則是詩爲力大矣鄭子家
文十三年魯穆叔襄十四年賦載馳之四章皆取控于大國誰因誰
極之義則毛傳分五章亦非也問曰序言許穆夫人所作
者祇此一詩而泉水竹竿則皆但云衛女思歸乃何楷并
屬之許穆夫人者何曰何氏但據經文思須與漕而吾則
更據後漢馮衍傳曰衛女思歸唁兄之志明指泉水之詩

今考出宿飲餞之地思須與漕之言與載馳之驅馬歸唁

言至于漕相應明即上篇控于大邦之旨首章言衛國新

破思之不置故欲遣使謀于同姓之國以救之諸姬謂同

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已皆指同姓次章三章皆

設言謀及諸姬之事出宿于沛飲餞于禍言欲使曹以適

齊也遣使自許國出而宿于沛水之上將求助于曹沛古濟水東出于陶邱

之北曹國所治因以告救于齊則曹人當餞送之于禍

也今兖州府曹州有大禍澤諸姑伯姊則指齊桓宮內之諸姬考左氏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有長少二衛姬及鄭

姬密姬而齊子即長衛姬也其後齊桓卒使武孟即公子無虧

帥師戍曹又合諸侯封衛于楚邱武孟卽齊子所出而衛

之甥也殆夫人遣使謀于齊子之力歟齊子卒亦諡共姬

桓伐衛事桓公曰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無患矣又琴操思歸引敘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霸云云則齊子賢

明宜許穆夫人倦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欲使唁邢而後歸

衛也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唐今直隸順德府使者自

齊出宿于干既唁邢合謀則可歸衛而邢人餞之于言地

矣春秋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次年始城楚邱而封衛當邢辟狄遷夷儀之時衛尙廬于

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交方合曹邢與衛同姓同患

而齊宋則衛之昏因也齊則伯主而伯姬在焉惟宋桓夫

人已歸于衛故語不及宋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過
臻于衛皆設言遣使求援之次第不瑕有害言得毋有害
我此事而使之不遂者乎卒章思須與漕乃直言本旨須
城在楚邱東南漕後爲白馬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
思之悠悠蓋載馳初聞衛難欲控大邦而未知誰因誰極
此篇則所因所極之國厯厯有之矣至竹竿則作于衛難
已定之後故其詞多與泉水出入而較不迫切彼曰瑟彼
泉水亦流于淇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且二詩皆曰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末章皆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蓋衛
自渡河徙都以後其河北故都胥淪戎狄山河風景舉目

倉涼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釣于斯笑語于斯舟楫于斯者望克復以何時思舊游兮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詞出一人悲同隔世左氏許穆夫人賦載馳者特舉首篇以該次三猶莊姜詩但舉碩人正以其爲始至之詩豈謂莊姜詩亦止一篇哉若曰衛女適諸侯者多矣烏知非齊子宋桓夫人則不知詩風各繫于其國若齊子所作自當入齊風非黎許云國可附衛風之比且齊力自能救衛又非許小必求控援大邦之比而宋桓夫人又已出歸于衛何能爲力乎毛詩不以泉水竹竿次載馳而分屬邶鄘衛三國但序爲衛女思歸而泉水且厠宣公詩內于是沛瀾干

言皆子虛之地思須與漕成虛設之文豈歸圃無一定之道而或餞諸此或餞諸彼乎衛都朝歌曷爲思須與漕乎苟篇什相從則其爲一人所作不俟智者而決之已

問載馳詩當作于狄初入衛戴公廬曹文公未立之時考左傳繫戴公文公事于閔二年之末服虔杜預並謂戴公

卒于是年文公以是年冬立而史記年表亦以懿公九年

卽戴公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

文公與魯僖同元年

則詩當作于冬

何以有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且齊桓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必非旦夕可及則似次年麥秀之夏戴公尙存故得有元年有廟諡不同未踰年之君詩

果作于先年乎。次年乎。戴公時乎。文公時乎。曰。此泥于詩人之情事。又不考繼世之變例也。麥以秋種。季冬則麥已苗。詩言芃芃黍苗。烏在此之芃芃。必謂麥秀而非麥苗乎。衛方喪亂。文告不能如期。詩卽作于次年春初。或尙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未可知也。左氏言文公爲衛之多難。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是文公已從戴公于漕。故定之方中。升彼虛以望楚邱。毛傳謂虛者漕虛。則唁漕卽唁文公。亦未可知也。惟戴之在位月餘。而得有元有謚者。衛世家云。衛人怨惠公。譖殺壽朔。嘗欲敗之。及是卒。滅懿公而立召伯之子戴公爲君。戴公沒。復立其弟燬。是爲

文公詩疏亦謂戴公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然則衛
人之改懿公九年卽爲戴公之元年又崇之廟諡戴之爲諡以民心推戴而不使從未踰年不成君之例者憫其艱難再造
爲繼亂中興之變制而後世紀年之史取之通鑑綱目凡不踰年改元者皆以後所謂禮以義起也春秋書城楚邱于僖二年之
正月則定星昏中小雪時正元年冬營宮室之事周正月
月夏十一月次年始遷楚邱此與春秋戎伐凡伯之楚邱殊地彼魯此衛而或以詩爲魯風者委巷之談不足辯也

右許穆夫人三詩

問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胡安國傳責衛不救王臣

之難則是以魯地爲衛地。僞魯詩傳謂楚邱爲魯風。則又以衛地爲魯地。若是舛互者何。曰春秋魯衛各有楚邱。戎伐凡伯之楚邱。杜注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山東曹縣地界曹宋之間。故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此地。此魯之楚邱也。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誤註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始混魯地于衛地。而胡傳因之。不思凡伯聘魯而歸周止道經曹宋。何緣迂至衛地乎。至僖四年衛遷于楚邱。齊桓公城之。公羊傳言之甚明。毛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云楚邱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水。

經注白馬津有城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地在今滑縣爲漢之白馬縣是以隋開皇中于此二地置兩楚邱縣以南楚邱北楚邱別之其後改北楚邱爲衛南縣其判然二地至章章也而熊氏過謬指春秋之城楚邱爲魯地猶城郎城向之比豈魯遷曲阜之都于楚邱而營立宮室乎其繆殆不足掊擊也

問曰子于魯詩左氏篇辨公子頑無通宣姜事而以鶉之賁賁爲刺宣公則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鶉賁四篇皆宣公宣姜詩已不少矣至蝦蟇次于定之方中後序謂文公以道化民惡淫奔之詩不以爲刺宣公而後漢書注引韓

詩則曰蝮螫刺奔女也。詩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明謂刺宣姜之詩，則刺奔女者，非刺通頑事而何？曰：毛詩邶鄘衛篇次之，慎亂不可勝正。旣略見各篇，至蝮螫之詩，以爲文公世者，固非以爲刺通頑者，亦非也。蓋韓序不直云刺宣姜，而云刺奔女者，卽詩人莫敢指之意。故有臣子爲君父隱藏之言。蓋宣公奪姜，是爲下報，而姜之從宣公，則不啻淫奔矣。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此宣姜初遇衛宣時，亦有戚施之憾，不相得之證也。彼賦柏舟之寡夫人，匪石以拒同庖，絃思歸之衛女，守死而懲。

唐合

郭茂倩樂府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作也衛有賢女昭王聞而聘之未至而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

衛姬而伯今衛女賢欲畱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不可取也太子遂畱之果不聽拘于深宮思歸不得援琴作

宣姜既許字于伋苟守笄纒之分拒戚施

歌曲終而死

之求新臺雖漼抱柱何畏而乃大命不顧昏姻是懷泣夜等于驪姬司晨甚于閭姒故新臺鶉奔諸篇多主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主刺宣姜易林云蠲蜧之側佞幸傾惑女謁橫行王道充塞則亦以爲刺君夫人乃毛詩家尙執篇次在定之方中後而以爲文公時詩則邶鄘衛之篇次皆可以燕說證郢書耶問曰二子乘舟之詩序以爲汲壽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則作于二子旣死

之後而新序則曰二子衛宣公之子伋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同舟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則是作于未死之前者何新序又曰未幾復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殺之壽止伋不可遂與之偕行壽母不能止因戒之曰勿爲前也壽又竊旌以先行盜殺之伋痛其代已死載屍還至境上自殺則與左氏傳毛傳史記列女傳言伋復爲盜殺皆不合者何曰詩有乘舟之文則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則非旣死之詞詩作于事前不能害諸水而後改謀害諸陸

新序勝矣

水經注云今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陝

子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至伋

載屍還至境上自殺則當以干旄之詩證之史記姜子太

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列女傳宣姜陰使力

士待界上俟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案四馬即詩良馬

四之也白旄易于識別故詩言子子干旄必三言素絲組

之也通典浚在濮陽縣東南

宋書索盧傳渡河屯濮陽南寒泉即浚之寒泉也今大名

府開州西南有故浚城

而左氏言盜待伋于莘則在陽平

今山東東昌府莘縣

北莘亭是也成二年鞏之戰晉師及衛地從齊師于莘蓋衛東境近齊之地

蓋自衛適齊渡河

在浚由是東行至莘被殺故伋載其尸復還于浚由郊而

都而城遂不復北渡而自殺也。始四馬而後五六者。壽先假車馬以行。及汲追至。故并壽馬爲五六也。列女傳述孟母三遷之教。而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又述斷機之教。而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論衡引詩傳曰。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也。染于唐虞之化。然丹朱傲而商均虛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明引詩傳其爲三家說無疑皆以子爲父子之子。以告爲告姝子。左氏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姝訓忠順貌。亦以此詩爲告姝子。皆異于毛詩姝子告大夫之說。蓋前二章言此忠順之子。將何以予畀之。而後足申吾愛慕乎。言

其足以有國爲君也。末章何以告之。則閔其未聞大杖則走之。誼而陷父子不慈。猶申世子之僅得爲其也。蓋乘舟之詩。欲殺之河而不遂。此詩則殺壽于莘而伋還復自殺于浚。新序與左氏史記列女傳義互相備。而伋壽二詩之情事。千載如見矣。此本棲霞郝氏列女傳校注而引申之毛傳旣以組絲之法喻御馬。復以御馬之法喻治民。鄭箋又以建旄爲卿大夫。建旄爲州長。則是三人交馳于浚郊。此詩究美何人乎。詩以首章千旄爲主。次章旄旌變文協韻耳。豈一人而三易其建。又豈三人而各建于浚地乎。又以詩在衛文公之後。而傳會于文公。則旄邱責衛伯。泉水思須漕。果當爲宣公詩乎。黍離伋壽之詩。而誤入王風。亦可執毛

詩篇次爲說乎。曰：子何以知黍離之必不可王風，而三家說之果勝毛也？曰：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列于雅，黍離果周大夫行役宗周而作，曷不在變雅而在民風？此全詩大例，萬無可辯。于是范甯創黍離降爲國風，王德齊于邦君之說，豈知季札已聞歌王平王，非無變雅？別詳國風義例篇。今更以三家詩申之。新序曰：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御覽引韓詩傳曰：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焉，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也。是齊魯詩說皆以黍離爲衛風，蓋黍離作于二子乘舟之前，乘舟作于干旄之前，故說苑魏文侯

問倉唐以太子擊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自讀黍離之首章，問倉唐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耳。可證其爲孝子之詩，而非大夫麥秀之感矣。自曹植徵引，誤與小弁、伯奇相混，已辯于變雅篇。蓋伯封乃衛壽之字，宣姜夙不子伋，直欲以壽爲嫡子，故字之伯封，以示無兄。若吉甫，西周賢卿，非同衛宣昏諱，安得伯奇未譖以前，遽以伯字其弟哉？至平王之東遷也，與秦襄公誓曰：我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則故都宮廟久爲戎藪，大夫行役，但能至驪山以東，安得覩豐鎬之黍？其不合者一。伯封憂兄情亟，故視黍以爲稷之苗，旋又以爲穗，又以爲實，憂心

醉噎取興宛然。蓼莪箋我己長大視以為非莪反謂之蒿憂思在中不精識其中案此亦孝子之詩

箋用韓說故句法取興皆同若如傳箋謂詩人以六月時至黍秀而稷

方苗及稷穗為七月稷實為八月安有稷變而黍離不改

且大夫久處戎地何所事事其不合者二伯封處人倫之

變隱痛難言故有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苦若大夫愴亂

變雅成規有何難言之隱有何莫知之歎其不合者三何

人哉言何以為人何以為子也幽風四篇序之周大夫謂

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意周公采邑之大夫非王朝大夫也七月鴟鴞本邠國舊風

而周公第陳之也。詳幽風三家詩發微若此詩王朝大夫所作則王

朝大夫例得獻詩當列于變雅何為列諸輶軒所采之民

風乎抑本獻諸朝而太師夷之爲民風乎變風變雅之不
辨而說詩可乎三家詩以檜厠衛鄭之閒而毛則以王厠
衛鄭之閒觀二子乘舟在抑末則黍離豈非在鄘衛末而
竹簡推移遂入王風之首乎故曰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
說一詩

右宣姜伋壽諸詩

問曰昔人有言詩三百篇多有雅正之篇而宋儒說爲淫
奔者以其不用毛序也而子謂毛詩序先有是失者何曰
姑以衛風言之凱風序以爲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如其說則宜爲千古母儀所羞道乃漢明帝

賜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又衡方碑感鄩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勤劬

抑鄩我儀通用

梁相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

古樂府長歌行云遠游使心思游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

天天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竚立望西河泣下

沾羅纓咸以頌母德比劬勞毫無忌諱何爲者耶孟子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

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

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以母心不

說釋不可磯卽內則父母怒不說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之

誼若不安其室固未嘗苦虐其子曷磯不磯之有考後漢
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
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則明爲事繼母之詩或未能慈于前
母之子故與小弁被後母讒將見殺者分過之小大而孟
子復以舜事後母例伯奇之事若身有七子不安其室注
風流行是于先君無婦道于七子無母道昔人言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矧無餓死之迫且有公養之孝不辭妻緒之
行此其過等諸天地之閉日月之食矣士庶人守一身與
天子守天下無異論者乃謂衛母辱止一身故小幽王禍
及天下故大是士庶人終古無大過也或又謂序言美七

子能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謂成其母守節之志。故孔疏有
母遂不嫁之語。以申凱風過小之誼。果如是。則是衛母過
在未形。七子已諭親于道。閨門泯然無迹。序詩者乃追訐
其當初一念之陰私。坐以淫風流行之大惡。以傷孝子之
心。于千載之下。豈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
子之誼乎。豈春秋成人之美。爲賢者諱之誼乎。豈詩人忠
厚。不以曖昧污人。不于無過中求有過之誼乎。况與孟子
不可磯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乎。况此序鄭箋亦但謂成七
子自責之志。并無成其守節之說。續序傳會衛風牴牾孟
子。此毛失而三家得者二。雄雉匏有苦葉之詩。與新臺遠

隔八篇

谷風式微施邱簡公泉水北門北風靜女

而序爲刺衛宣公其中如旄

邱乃黎爲狄滅後詩事在衛穆公五年距衛宣之歿百十

有四年

魯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數其奪黎氏地詩疏引服虔曰黎侯之國

泉水之

思須與漕爲文公廬漕時詩距宣公歿亦四十年矣乃箋

疏傳會雄雉匏葉爲宣初年夷姜事新臺乃其晚年事豈

知宣在位止十九年而壽朔已能譜兄代死則新臺實卽

位初年事何謂晚年而史記列女傳並以夷姜爲前夫人

初無烝淫之說何容誣以刺詩

詳魯詩左氏發微篇

考雄雉末章說

苑及韓詩外傳皆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爲精氣闡溢傷時

過而陳情欲之詩其說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急時詞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豈非魯韓皆怨曠之感乎。陳啟源謂二詩皆刺淫。故以雉爲喻。又雄雉雄狐皆斥國君淫亂之詩。豈知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也。文選則是興其行役之君子。不伎不求。卽耿介之本誼。故琴操雉朝飛二曲。一爲衛女思夫。一爲牧犢思妻。皆行役室家之興。何國君淫亂之有。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猶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卽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也。箋乃以泄泄其羽。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以下上其音。喻宣公小大其聲。怡說婦人鄙媒輕薄。豈詩人形容其君之體乎。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謂

勞君子之心。有是文義乎。此魯韓得而毛失者。二匏有苦
葉之詩。夫子在衛。荷蕢引詩曰。深則厲。淺則揭。以諷夫子
之求仕。又申之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卽末章人涉卬
否之義。後漢書張衡傳曰。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捷徑邪至。
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合。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
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陸機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
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
操。矜窮愈達。故凌雲之節厲。此皆魯韓之誼。同于荷蕢。則
是衛賢者。感遇自重之詞。蓋所喻于涉者。外度于時也。所
喻于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人涉卬須者。又旁決諸同。

人也。時未可而濟。是水盈而不知濡軌。義不合而就是等。男女于牝牡之相求也。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是以既審諸身。又決諸同道之友。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甚矣。深涉之不可輕濟也。北風賢者之詩曰。攜手同行。攜手同歸。攜手同車。叩須我友之謂也。荷蕢賦此。其有接輿相招之意乎。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匏苦不材。于人其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韋昭注。佩匏可以度水。與毛異。義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益甘瓠。纍之人所食也。匏有苦葉。則不可食。但可繫以度水而已。諸家申毛詩者。皆謂伯有賦鶉賁。故蒙牀第之詆。則匏葉果刺烝淫。何叔向又

稱之乎。此古義得而毛失者三。式微旄邱泉水諸篇。雖則宣公詩中但序以虛詞。不言何世。至靜女在宣公新臺之前。則直序爲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詩無刺意。則又謂陳古者靜女之法。攷韓詩外傳及說苑曰。賢者精氣闡溢。而復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詞也。此以賢者及時思遇。託于盛年思偶者之詞。離騷美人懷君。本諸此也。靜通爲靖。蓋美善之稱。御覽引韓內傳云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又引薛君章句云靖樂也。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外傳引靖共爾位。作靜。說文引詩優而不見。文選及方言注引作憂。則是靜女爲城隅所隱蔽而

不得見君門萬里之思也。下二章皆設言一貽我以彤管。

再貽我以黃茅。物愈薄而感益深。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

報之青玉案也。

說澤女美。汝彤管也。匪女之爲美。汝黃也。

左氏傳曰。靜女之三

章。取彤管焉。若非全詩。近于閨情。烏用斷章以取乎。至戴

氏震據易林云。季姬躑躑。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

謂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平

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此衛女嫁爲齊侯夫人。故所媵亦

姬姓。孟者嫡夫人也。季者媵也。詩中我爲夫人。自稱女。稱

其媵妾。彤管言能以道誼襲已。同關雎求賢惠下之情。戴

說傳會。雖差勝毛鄭陳古迂曲之刺。然嫡媵相俟。爲時幾

何賦詩迫切殆非情實易林隨意取象非指此詩且三百篇齊魯韓說多不謀同詞從未有參差各出若此者當以說苑及韓詩外傳爲正釋此魯韓得而毛失者四君子偕老毛詩次于牆有茨之後桑中鶉賁之前而序爲刺衛夫人箋以爲宣姜然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釋文引韓詩曰他他德之美貌媛助也言君子之援助然夫賢德內助豈所以頌淫亂之人毛傳美女曰媛雖本爾雅然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則亦用韓義以釋爾正矣說文引詩媛善也人所援也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正用韓義但又釋子之不淑爲不善無禮之行忽訕忽頌忽斥忽諛風雅刺詩激則激隱則隱隱激雜者未之有也攷

鐘鼎古文弔字皆作弔。从人从弟言人與弔形近故凡經

傳中不弔皆不淑之譌。古淑字止作叔。爾雅因謂弔淑皆訓善其

實無二字也。爾雅弔淑亦當是叔淑蓋古今字。詩不弔不祥即不淑不祥

也。左氏傳天降淫雨害于桑盛若之何不弔。即維記之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也。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君奭篇弗

弔。天降喪于殷。即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

也。節南山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怒遺一老。弔皆當爲淑。猶

言昊天不祥也。柴誓無敢不弔謂無敢不淑。僞孔傳訓大誥之弔爲至。顏師古注翟義傳之不弔云

不爲天所弔皆是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即襍記之如之

昧于訓詁矣。

何不淑亦猶左氏傳如之何不弔皆不祥不祿之謂言如
之何若斯不幸也尋繹韓訓當爲衛人哀賢夫人之詩故
首言君子偕老之榮以見今不偕老之不幸也次章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卽招魂篇問巫陽從彭咸之意故曰魂兮
歸來何爲四方些魂兮歸來君母上天些皆悼輓之詞也
末乃誄之曰展如之人洵乃君子之內助邦人所依倚而
胡爲不獲偕老乎胡爲魂歸于天徒傷不淑乎其篇次在
牆茨鴉賁之閒則當爲哀夷姜之詩夷姜爲宣公前夫人
見前而世子伋之母也及宣納伋妻而夷姜縊殆惡宣公之
無禮烏獸行而以死諫故衛人傷其母子之皆賢遇人之

不淑內助之失援。蓋夷姜死而奪嫡之謀遂成。伋失所怙。恃邦人無所依倚矣。次諸牆茨鴉賁之間。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也。若曰所美非美然。自淑弔媛援之失訓。三家古義之不明。使詩人有自語相違之過。此又韓得而毛失者。五相鼠之詩。毛序繫之文公。而列于伋壽于旄之前。而白虎通曰。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毛傳謂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夫居尊位者。惟君與夫人耳。當卽夷姜以死諫宣公之詩。故曰不死何爲。不死何俟。胡不遄死。皆以必死自誓。而非以速死斥夫也。無儀訓無匹。

柏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傳儀匹也宣納

子婦是匹

無止猶無節

相鼠釋文引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荀子大略篇國風好色盈其欲

而不愆其止

夷姜伋母母不忍見宜居尊位而爲闇昧之

注止禮也

行故惟有所死蓋辱以生不如無辱而死所謂榮恥其之

也杜預乃謂其失寵而死然則當晏然坐視其下報乎自

非大惡鳥獸行何至一容止之愆而詛以死鼠此詩惟可

施于夫婦垂泣之諫豈可泛爲在位風刺之什刺人無禮

而先自陷于無禮之悖詞乎乃毛序繫之文公考孫氏李

示兒

據闕尹子聖人師拱鼠而制禮陸璣疏河東大鼠能

人立

見碩鼠疏

韓愈游相州城南詩禮鼠拱而立以相鼠爲相

州之鼠

詩言相彼投兔相彼鳥矣相彼泉水相其陰陽其中皆有語詞故可訓爲觀與此直言相鼠者殊例

考相爲商之舊都。卽相州內黃縣在朝歌東北百餘里。則此詩蓋宣公朝歌時作。若文公度河而後。其河北之相。已淪晉狄。烏得復繫之哉。雄雉至靜女八篇。本非刺宣。而以爲刺宣。相鼠干旄。本刺宣。而反屬之文公。此三家得而毛失者六。衛風于宣公文公世獨詳。蓋齊桓城楚邱後。采其風陳于天子。以見衛亂之所由。猶齊風于刺襄公獨詳。亦齊桓陳之以見其繼亂創伯。而衛風終于木瓜之故。益明矣。

右衛風諸篇非刺淫

問曰。式微旄邱之詩。毛序皆以爲黎侯寓衛而作。而列女

傳則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其賢而失意。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以俟君命。故君子序之以編詩。則是二人倡和聯句。中路不訓。邑名。又非衛之寓公。而與旄邱並入衛風者何。曰。諸侯失地名。而此黎莊公有諡。則非寓衛之黎侯矣。載馳河廣。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而附于衛。此黎莊夫人既衛侯之女。爲黎寓公之先世。而黎許無風同滅于狄。皆衛女所作。其附衛風宜矣。至魏郡黎陽南臨。

大河自以黎山得名。水經注乃謂有黎侯城以黎侯寓衛得名實爲傳會。且左氏言齊以邾寄衛獻公以鄆寄魯昭公。况黎以小國流離衛又瑣尾坐視安得以二邑處之。魯詩中露作中路則是言從一而終。胡爲中道改節也。世說載鄭婢有過被罰跪地相語。一曰胡爲乎泥中。一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蓋用列女傳黎莊夫人衛寡夫人二事。則康成平日亦用魯詩塗泥之訓。言婦德貴壹。胡爲自取塗辱也。若如毛序以爲黎臣勸其君歸則黎地已爲赤狄所奪。復于何歸。今有可歸則昔不出奔矣。旄邱不責衛矣。流離瑣尾之君亦不待勸矣。恐謀國之計不若是。且主辱

臣死而至出微君胡爲至此之怨詞。恐殉國之忠。又不若是毛以流離爲鳥。陸璣疏謂卽食母之鷦鷯。箋以流離比衛之君臣。則是斥兄弟之國爲鷦鷯。恐望援之誼。與詩人忠厚之情。又不若是。易林云。式微式微。憂禍相糾。隔以巖山。室家分散。夫云室家。則是夫婦之事。非君臣之詞矣。易林又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則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不見荅之詩。瑣尾流離。與式微一例。靡車不東。而叔伯靡同。疑使人告于衛兄弟。而兄弟置之不問。故其詩入衛風也。此皆黎先世之事故。爲邶鄘故都之風。若如毛序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卽潞子立黎侯時。則距衛

遷楚邱已百餘年。且黎臣之詩。非衛女所作。安得入之衛風乎。

右論黎夫人二詩

問曰。子以衛文公許穆宋桓夫人。皆非宣姜所生。公子伋非烝夷姜所生。宣姜無通頑之事。將疑毛詩而並疑左氏乎。曰。是關詩與春秋之大案。亦千古之疑獄。非深于今古文家言。無能平反者矣。昔劉向劉歆父子異學。向守元王魯詩之世傳。于春秋則習穀梁。而旁及公羊左氏。歆則于詩申毛。于春秋主左氏。以抑公穀。力與今文博士爲難。其左氏旣藏于秘府。不在民間。尤得恣臆竄改。以遂其附古。

難今之私心。凡唐宋來所藉爲攻左之口實者。類皆歆所附益。武進劉禮部逢祿。曾據劉歆傳及王莽傳公孫祿之議。作廣膏肓以釋春秋之疾。而尙未及其陰竄事蹟以難魯詩之罪。所幸太史公劉向之書具存。得以考見左氏之本真。未爲歆所竄亂者。與魯詩重規疊矩。足以雪邱明之誣。而證古義之得。昭昭若揭日月。請與天下萬世公聽並觀焉。新臺二子乘舟之詩。毛傳俱言奪伋妻生壽朔而未言伋之所生。左傳則云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云云。案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四年。其卒在桓

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
桓之世而在卽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爲伋求娶于
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
朔朔能與宣姜同構急子壽能竊旌以代兄年皆及冠合
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且
宣姜未娶之先宣公其別有夫人乎抑卽以夷姜爲妻乎
以夷姜爲夫人則名不順若別有夫人則伋非適何以得
爲世子攷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
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列女傳云宣姜者齊侯之
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

娶于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朔謀。搆伋于公。史記亦云。愛夫人夷姜而生伋。然則夷姜者。實宣之前妻。并非先公之嬪御。故其生伋。當在衛桓公初年。宣爲公子時。越十六年而州吁弑立。是年衛人殺之而立宣。此時伋可冠娶。故得及見壽朔之成立。新臺其宣公初年之詩。二子乘舟其晚年之詩。與此劉向史遷所見左氏原本同于魯詩。而爲歆所竄亂者。一也。牆有茨之詩。毛序但謂刺其上。傳不言所指。衛宏續序始屬之公子頑鶉之賁賁之詩。則毛序刺宣姜。傳以兄爲君之兄。以君爲小君。卽左氏閔二年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者也考惠公
爲子時已能愬兄奪嫡其年必不甚少及卽位奔齊八年
始反豈猶童昏不知宮闈內外之別者且卽如左氏說宣
公屬急于右公子屬壽于左公子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
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惠公奔齊則是惠公母子與黔牟昭伯蓋不兩立
之仇敵且黔牟與昭伯皆偁同母弟也若謂烝于奔齊之
時則惠公方爲黔牟追逐豈有反與昭伯偕行者昭伯豈
有舍其同母有國之兄而自投死地者齊人方庇朔而怨
黔牟兄弟豈有反容仇黨且令烝宣姜者若謂烝于惠公

八年反衛之後。則朔之入也。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其後朔怨周之容黔牟。且與燕人伐周。以立子穰。而逐惠王。其怨仇之深。很若此也。豈有反容黔牟。母弟于宮中。縱其烝生數載者。且當時弟妹雁行。何以序。母兄禍妣。何以稱。考史記衛世家。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世家又云。翟人殺懿公。初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代立爲君。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至是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此太史公所見左氏真本

如此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與太史公大同

小異皆與宣姜無涉劉向列女嬖孽傳載宣姜事亦無一

字及于通頑蓋戴文二公本皆黔牟昭伯之子故衛人以

其爲伋母弟之後而立之若果宣姜所生則衛人方痛心

疾首推刃不暇尙肯同心推戴乎此必劉歆見當時魯詩

說以牆有茨詩刺宣公奪伋妻周禮地官媒氏凡男女之

引牆有茨三章賈疏以爲刺衛宣公之詩易林大推破穀

長舌亂國牆茨之言三世不安亦明指宣公婦言是聽與

公子頑以鴆之賁賁爲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詩左公子洩

無與皆宣公庶弟故以伋壽屬之及急壽死而二公子怨宣公

詩人曰我以爲兄與我以爲君同詞乎若代爲惠公之詞則古無稱母爲君且惠公安得斥母爲無良之人而曰我以爲君乎左傳伯有賦此詩趙孟謂志誣其上杜注謂伯有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禮記引此詩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鄭注云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是皆不以君爲小君是三家訓與毛異也知君與兄謂一人則非宣公而何此詩刺宣公稱君兄則非左右公子而何杜預曰衛人刺其君淫亂鷄與毛不同故陰竄左氏以難鷄之不若也其刺宣公明矣

今文博士而不顧世系之矯誣淑慝之顛倒豈知史記列女傳俱存乎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同而爲歆所竄亂者二也載馳之詩序謂許穆夫人作箋謂夫人與戴公俱公子頑烝宣姜所生列女傳則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請繫

援于大國衛侯不聽其後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則許穆夫人不但非宣姜所生且并非昭伯之子明甚且惠公在位三十一年懿公在位三年而其女已爲許之夫人則懿公年必已三十五六其生女必在惠公之十四五年惠公之生懿公必在未卽位之日而其卽位之不甚少又明甚宋世家衛文公女弟爲宋桓公夫人則與許穆夫人爲姑姪而非同母又明甚若果昭伯烝宣姜所生則宋桓許穆豈有取亂家女以奉祭祀齊桓方申五命約諸侯豈肯立兩淫孽以亂宗祊太史公劉向非不見左傳之人何不約而皆與違異此又左氏

原本與魯詩符而爲歆所竄亂者三也。則請縱言及于王風。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室。楚王出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皎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攷列女傳之用左氏者二十有七事。母儀傳二齊，賢明傳三晉，女傳之用左氏者二十有七事。母儀傳二齊，賢明傳三晉。秦仁智傳六楚，許曹齊貞順傳四宋，息節義傳三楚，一晉。孽嬖傳九晉，陳一衛，果息夫人如左氏說，不言而生二子，劉向豈肯掩其失節，列之貞順，以誣聖經，誣魯詩，班固古今

人表何以與許夫人釐負羈妻並列中品史記楚蔡世家
敘楚滅息蔡何無一言及于納嬀况隱十一年左傳君子
知息之將亡正義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者莊十四年經書
秋七月荆入蔡傳謂楚莊因息嬀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
同是一年即使息滅于春初亦僅相去數月豈能卽生二
子事蹟無一合者且大車毳衣明爲子男諸侯之車服春官
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
而巾車職大夫但乘墨車鄭箋知其不合乃爲子男入爲
大夫之說則毳冕朝祭之服豈有服以聽訟者或曰息爲
楚滅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檻車故重言大車檻檻國語
管仲檻皎日同穴皜然秋霜琨玉之嚴詞曰爾曰子曰子
車至齊
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人之稱謂爾息君也子楚子也子
夫人自子也奔猶諸侯

出奔之奔謂久幽楚宮不得遁出同死也傳箋以豈不爾思爲陳古之詞以謂予不信別屬詩人有如皎日照其詩教甚難實非無一可道班婕妤好賦曰寃竊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存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詞明矣蓋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戊申哀息二詩于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猶黎許無風而附于衛見衛爲狄滅也其事在桓王世而附于平王詩中猶甘棠何彼穠矣之附于召南豈礙二南之爲文王詩哉毛詩望文爲義非有事實可徵詞旨可據歆知其不能勝魯則妄改左氏以掎之豈其父所見之左傳不如歆所見之左傳乎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同而爲歆所竄改者四也總之歆憤嫉于太常博士謂

左氏不傳春秋之議。百計求申。故多造爲書曰。君子曰。不
書。故書禮也。非禮也。空衍之文。自附于傳春秋。又造古經
十一篇爲十二篇。多所竄改。又續經書至三家分晉。而宣
七年傳傳會劉氏爲堯後。皆妄作之顯證。漢書謂初左氏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至歆治左氏引傳以解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其欲與公羊魯詩立異。
則多改事實。顯牴經文。經書尹氏而改爲君氏。經已書慶
父如齊而傳稱仲孫湫來省難。尙曰不去慶父。經次年始
書季姬歸于鄆。而傳先年謂其來甯。經書邾人執鄆子用
之。而傳謂朱襄用鄆子。經書單伯逆王姬。左氏改爲送王

姬而以魯單伯爲王朝大夫。春秋從無王臣送王姬之例。皆偵男女倒

賢奸易貞淫。與此篇之誣夷姜。誣昭伯。誣戴文二公。誣許

穆宋桓夫人。誣息夫人者。徒增左氏之膏肓。爲聖經之蝨

賊。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漢室初興左氏不顯于世。

先儒無以自申。插入劉氏此辭。將以求媚于世。又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于處秦爲劉謂非邱明

之筆。豈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元王魯詩既背其祖中壘

兄左氏有竄文劉炫早言之矣。遺編盡反其父。故公孫祿言國師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使

學士疑惑。宜誅以謝天下。允哉。

又案史記晉世家述獻公事。及列女傳驪姬篇。皆全

用左氏之文。未采他書一字。而列女傳則曰。初獻公

取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
公子重耳夷吾晉世家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
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重耳
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皆以齊姜
爲獻公元配初無所謂獻公取于賈無子烝于齊姜
杜注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申生之說案晉武公末年齊
桓始立其女齊姜不得爲武公之妾故史記列女傳
重耳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豈非以重耳齊姜之
庶子故不復妻以己女乎申生卒于獻公二十年年
已四十餘歲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其父

武公方梟雄崛起豈容其子有烝淫生孫之事又豈有仍立爲世子世孫之理乎至賈君則申生之妃僖十五年傳晉侯夷吾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國語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葬之臭達于外狐突遇申生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唐固謂晉侯烝于申生妃賈君故申生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乃杜預韋昭並據獻公取于賈謂賈君獻公夫人考晉世家重耳反國時年六十三出亡時年四十二而申生年長于重耳其嫡母年必六旬逾六年而秦納夷吾爲晉侯此時申

生之婦賈君年四十以外故容有失行若爲獻公之

元妃申生之嫡母則至是年將七十安得尙有烝嫌

之事乎且年表秦繆迎婦之年卽晉殺申生之年本紀

作申生姊誤也當從世家作申生女弟故世子妻無所歸而依其夫之

女兄于秦若是獻公夫人何由寄身異國且何由稱

賈君以配其君乎國語稱其世子爲共君杜亦疑其齒與夷吾

不相當而臆爲獻公次妃則是齊姜賈君外更有元

妃爲左氏史記所不載而杜知之乎孔疏曰傳言取于賈則是正妃

而杜言次妃者或別有所見云云則亦知其無稽矣且蘭艾必肖其種梟鸞各

感所生何以春秋若衛伋申生之孝子衛文公之賢

君許穆宋桓秦繆夫人之賢女必皆烝齊姜宣姜夷
姜以生而太史公劉向所載左氏之本文皆不約而
同誤此必歆見當時公羊外傳藝文志公羊外傳五
十篇穀梁外傳二十
篇公羊襍記有齊姜申生諸事故竄改左氏本文以
八十篇並亡難之苟非衛晉世家列女傳具存則圭璧盡污蒼蠅
左氏幾成穢史矣况其竄改未盡仍同魯詩而異于
毛詩者如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河酌則與毛篇
次異與三家同楚子所述大武樂章以及載馳止于四章
節詩不名南山則與毛詩章次篇名又異可見左氏
原本與三家無不同且歆惟竄內傳而未竄外傳故

國語抑詩非刺厲王昊天有成命頌成王尤與毛詩
南轅北轍皆分見各篇可以攷焉

問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今惟宋風無存鄭齊則各如記說矣而衛音
不斥其淫濫獨病其趨數煩志何耶曰趨數煩之害志甚
于淫濫淫濫之失夫人知之趨數煩之失雖號爲賢者或
不免焉雖後世誦其詞者或習而不察焉王氏夫之曰詩
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
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意
之妄伎懟爲尤幾倖次之欲之迷貨利爲尤聲色次之貨

利以爲心不得而伎伎而懟長言嗟歎緣飾之爲文章而無作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惡之甚于死者失其本心也皇皇求財利者庶人之事皇皇求仁誼者士大夫之事若夫以士大夫而爲庶人之行恤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炎涼呼天責鬼如銜父母之恤昌言而無忌與彼氓婦鰥夫之責望私期何異哉二雅之變無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室潘岳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流蕩于閨情者有之其于勢利猶有恥諱焉詩之教導人于清和

而獨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廉恥未泯。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于醉飽之情。覷然而不知非者。自唐詩始也。孟郊倡之。曹鄴承之。終日所呻吟者。無非乞人之聲。終身所怨尤者。無非乞人之態。而詩教遂亡于天下。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號天怨懣。郊鄴之所奉爲宗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敝。其民離。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當之矣。北門之淫。倍于桑中。郊鄴之濫。百于香奩。不得于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蕩者

之所不屑也。毛氏獎北門爲忠臣，韓愈躋孟郊于三百，溺其文詞而不覈其本心。又况末季之區區者乎？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懲禍亂者必改其政，改之一旦，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力，所謂塞淵也。改之一旦，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有傷焉者矣。衛之政，上嬉而下媢，是以亡。文公之興，塞而不流，淵而不浮，是以富。率其民于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漆，而他日之琴瑟，早在其握中，目不瞬，手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尋于貨財，蝨竦相鼠，疾淫如君父之讎，而怒氣奔之，奪其蕩佚之情，而溼束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

溫厚之教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卽楚而不慚。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多吝。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奚愈哉。人之大淫也有二。閉一而啟一。淫于財者其趨也必淫于色。淫于色者其反也必淫于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誚。是故淫于財者恒盈氣以薄天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視淫于色者其利病貞邪。未見此多而彼寡也。胥之爲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蔓其政。檄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政。蹙周于利而健于訟。雖免于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衛燬賤之也。衛音促數煩志此。

之謂也。又曰：惡怒不相爲用者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于死哉？惡怒之情交發，視佻達之子等諸君父之讎，而有不反戈之氣，亦狂矣哉！空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爲淫賞；刺而無餘，溢爲酷刑，皆禮之大禁也。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獨非無禮之尤者乎？而又何刺人之有乎？趙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張籍之傲，率王廷相桑悅之狂，許學詩不擇而取相鼠者乎？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彼已不肖，奚爲其怨之乎？故君子不幸而與不肖之人爲昆弟，爲夫婦，盡其所可。

盡無望知焉。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若與其人爲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爲朋友。絕之可矣。去而有懷祿之情。絕而有比匪之戀。始悁悁然怨昔者之徒勞。而歎其不讎。君子所不屑也。屈原之宗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父子之道焉。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余心。殆夫舜之泣圓天矣。豈若谷風之婦。黽勉者惟賈而已哉。豫懷必售。以賈之不售。則從而怨之。故曰政敝民離。行私而不可止。衛之民皆賈矣。豈復有君臣夫婦昆弟友朋哉。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

詩古微中編之二